

列傳



向子謹

陳楠

王衣

沈晦

章誼

胡松年

何鑄

樓焯

蕭振

陳規

李璆

衛膚敏

劉一正 第甯正

韓肖胄

曹勛

王次翁

勾龍如淵

季陵

李朴

劉珏

胡交修

陳公輔

李植

范同

薛弼

盧知源 弟法源

王庠

胡舜陟

蔡崇禮

張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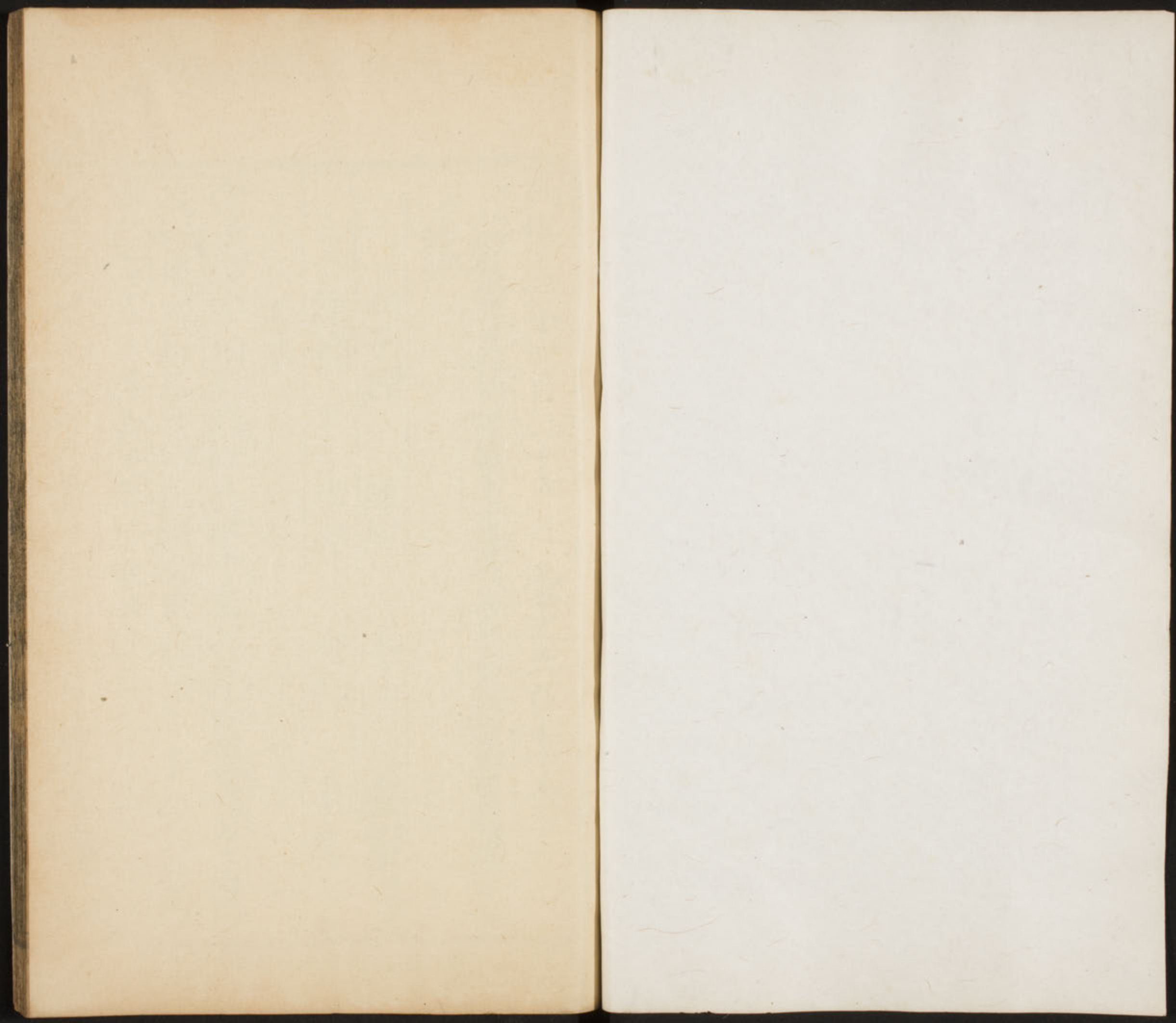
韓公裔

楊愿

羅汝楫

明監本宋史

卷九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史三百七十七

開禧聖訓 國軍國事 創書 丞相 蔣 國定 趙鼎 事 郭 恕 或 賜 脫 等 奉

勅修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

弟法原

陳楠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戚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覲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



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  
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  
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諱行子諱言自江至淮  
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  
司三日一啓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  
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設  
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  
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  
數降一官七年入為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為  
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是年金人犯亳

州子諱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  
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獻  
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諱遣  
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  
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  
諱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  
使其甥劉達賫手書來子諱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  
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  
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  
副使子諱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



兵勤王臣即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  
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  
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  
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  
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  
恐金人再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習  
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  
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為勤王  
而蓄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  
子誣罷以素為字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襲

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章軍國事子誣乞致  
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為亂縱火  
掠市出瀏陽縣子誣遣通判孟彥卿等進及攸縣平  
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誣聞警報率軍民以死  
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誣巡城顧謂曰君宗  
室不可效此曹有簡聿之感激流涕令人圍入日登  
城縱火子誣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  
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誣督兵巷戰又收潰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誣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  
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副盜



曹成據攸縣子謹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謹  
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  
餘日諸郡遂得割獲既而後兵不至成忿子謹扼已  
擁衆而高子謹率親兵亦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軍  
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謹歸會宣撫  
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  
子謹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  
抵秦檜言子謹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  
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  
謹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

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  
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謹馳至合肥具見  
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為  
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  
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謹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謹奏  
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及復良父良貴徑至榻前厲  
聲叱之曰子謹不宜以無益之談又煩聖聽子謹欲  
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誰欺論子謹復語久不止  
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嘗同言  
良貴無罪願許子謹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去六



夫所以嘉子謹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謹故  
遂柱史又遂中司非所以愛子謹也上意稍解批諭  
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謹以微服闋直學士  
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謹不肯拜金詔乃上  
重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  
忤秦擢意乃致仕子謹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  
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  
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  
不拜而走事定子謹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  
年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申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  
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  
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  
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  
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  
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  
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  
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  
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  
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



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眾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二品服供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砮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鐫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



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令候募  
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至金  
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  
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  
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  
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  
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  
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  
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  
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

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此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  
守况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  
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  
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設國不如背城一戰  
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  
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  
為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  
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  
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  
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



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术宵遁錡奏  
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羅粟麥  
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  
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  
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  
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  
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  
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  
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  
此石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

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  
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  
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  
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  
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  
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後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  
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  
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  
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



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  
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  
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  
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  
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  
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  
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  
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  
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

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  
官闕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  
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  
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  
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聞復召蓋珪黨與相  
質問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  
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冬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  
若自言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  
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  
留神御於河澚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



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忘臣之憤  
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  
之言謂變興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  
之不樂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徼既招  
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樂於急乎  
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為發運  
使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慕崇禮權  
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  
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  
營壘召諸道兵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

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使  
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  
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  
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職除知溫州又改中書舍  
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  
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  
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  
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  
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  
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



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惟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徃徃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勳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

置後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徃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



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  
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  
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  
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偽  
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  
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  
加拔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  
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  
以號食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  
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

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  
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  
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青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  
國愛人勿復言詔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  
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  
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  
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  
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  
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  
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



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閉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大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上供之物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

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之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認有司專意謹求章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微敵閑持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號作亂陟入境誘其徒會聚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言言事奏疏可觀然附亮宗尹則謂凡受偽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為言文盡後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突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三國書三繼先授築州防禁使陵言其制



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滿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三關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黷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姦知原悉心經理故先請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閣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并秘閣脩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即位

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揚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隄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縉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内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為召為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辟為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遵言知原為政乖謬詔復為都督府參謀官童翥上疏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立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合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為吏部尚書以官



換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最開者略然其不能  
欺聖王黼累寵為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  
洞霄宮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為龍圖閣學士川陝  
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浚原命  
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為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  
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  
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必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  
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  
岷岷至階成關師言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

上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為吳  
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  
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  
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為川陝宣撫使  
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  
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桷字季壬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  
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  
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  
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



宋史列傳卷三十一  
十五  
桶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桶奏帥臣自斃桶  
詭從其請問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桶知  
變釋之叛兵既訓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  
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  
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升郎  
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桶抗言今當專  
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  
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  
監司重其權又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  
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

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  
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傷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  
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  
成詔藏敷文閣桶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  
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計明八之上至徽猷在  
承議郎之上毋閣相去稍遠若知其不倫直敷文  
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班列太卑欲參  
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  
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禘祭用太牢此祀典之  
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



詔占復用太宰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  
安邵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楠等議  
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  
禮例上之或以為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已意  
懷姦附庸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  
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楠提舉  
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  
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楠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  
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  
金房兵叛楠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

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  
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楠寬洪  
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  
寓里士之寅緣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楠以立螭之  
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  
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  
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  
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為



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權官荼復疆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擊者數百人廖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廖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銅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

廖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廖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革剽悍廖始視事有相挺為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圮廖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廖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間遭歲饑民徙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王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之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

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為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為肇慶府四會令有奸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貽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



孫二人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疆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後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止其帥孫竢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前輸多至破產唯有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訴之賈恨以歿父憂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沒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鑄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



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

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



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  
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姪及甥且以田均給  
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賢節序宣和間以  
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  
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  
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  
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  
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  
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傳衣官尋予祠為陝

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  
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  
司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  
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  
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  
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傳正  
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  
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  
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  
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為



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  
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  
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  
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  
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  
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刪雜犯死  
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  
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  
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  
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  
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  
廬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為政有  
惠威足紀焉李朴不諂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  
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  
職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三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

勅修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弟寧止

胡交修

綦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



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  
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  
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  
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  
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  
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  
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  
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  
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羈  
留且半年至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

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臣  
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  
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  
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  
金人氣節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  
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又不聞朝廷事此書  
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為所留  
時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  
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  
曰國家處遇高麗久矣今是事方作不可遽創其禮



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  
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達宗元年復命  
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丞建議兩河諸  
郡置陸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  
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  
六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  
金人憑陵郡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  
而已其他不為節受辱不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效金  
帛索如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如此信者無有也  
及金人偽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口以逃避不從及

約寇退歸立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  
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  
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能詐楚如如此信者  
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物苟無與刑何以立國凡  
前日召貴敵入委質偽命者宜差為其罪大則族次  
則誅又其次竄跡下剝斥之逐之殺身不啻可猶  
界何復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  
陛下自取損不忘報重早言矣非然食惡之服滅  
燭何片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飲饗宴一切罷之雖  
郊廟亦不用樂心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度



誠昭格天地威動人鬼若諫議大夫等行議者行  
在願與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之慶宗  
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  
矣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本志道以嚴禁後  
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外層數極論罷之初欽  
宗內侍昭慶重承宣使容機園城中時先致仕高宗  
即位命起之層數言自古帝王未有求國寺於闕庭  
而用者遂寢后父刑極除徽徽閣待制太后兄子孟  
忠厚顯謨閣直學士層數言非祖宗法煩尋換武職  
忠厚自若俄遷層數由書舍人層數懇奏曰昔司馬

先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  
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  
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亦未諭臣雖不曾願附於司  
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為行成屬望若恩勸臣下莫  
若貴今陛下順太后以非法外所謂忠厚以非  
分計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真官非所謂實一舉而  
三失矣命宰相論層數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  
也層數猶不肯居家逾月及歲厚致厚實使詔后疾  
勿除從官層數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合人  
掌不特演論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對之會



唐敏知貢舉有進士如劉對者其受書... 臣諫官李... 官或謂唐敏在後省論事為黃... 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 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 以時對唐敏謝曰臣頃掌三為陛下... 之地乞旦幸江寧公錢塘亦非帝王之... 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 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謁空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 拜謁告歸華亭縣

臣對中不能朝用苗劉之變帝未及正宰相未勝非... 言必隆祐太后以唐敏補疾... 及始明其非偽云年四十九時贈大中大夫子仲英... 仲傑仲循

劉珣守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 大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 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官按之非徒... 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度政豈... 修明百官宜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亦才言官屢... 宜盡有罪信任論曩昔而拱然不言天下之士竊有



疑焉願有以參差詳望結得書也謝之宣和四年擢  
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許州留為尚書主客員外郎  
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  
請皇帝設大小次候上皇御坐率巨道皇帝升自東  
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  
或賜物殿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  
士卒侍立於殿西案執三衛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  
如請帝坐即案執等退立四隅奉天常少卿討論皇  
帝受冊寶故事班言唐太宗明皇帝親受父命未嘗  
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遣高見素就冊

之宣政榜傳國璽群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  
以為非議述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  
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後又誦虛誕我內侍之權開  
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  
必視功政必核實比天下所以指日而後太平也此  
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  
既有其功又微而新之長入祿候之班勢若可緩亟  
而必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唐才還原委之  
負更此任月天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  
高見素兵果行冊禮命高見素之開端也三省密院



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此之議志  
同實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所趨  
作聖旨指揮行却之守稱爲外任監營此臣下誣謾  
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待惟謹者分享殿廬  
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西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  
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之當率責者委小監當此  
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  
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嘗冠  
帶之工亦推恩金兵和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  
僭濫之開端也是上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

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詹度都堂高示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  
命珏書行珏言以燕之役度以書替童貫大舉去秋蔡  
靖屢以金人點佳少爲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  
竄度嶺表詔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安  
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  
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鏡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  
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  
持兩端爲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  
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



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  
宜留以為衛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為用並令東下  
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珽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  
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  
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戶部  
尚書珽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珽論  
如初詔潛厚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  
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為營造  
費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為內降數出蓋  
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待此人言所以籍籍也

營繕悉歸有司中旨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  
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珽封還言舊制  
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  
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珽持益堅忠厚尋  
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脩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  
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無一可恃維  
揚城池未脩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  
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安臨以珽為龍圖閣直學士  
知宣州俄復為吏部侍郎以久兩詔求言珽疏論消  
天變收入心數事言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



略願甲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  
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  
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  
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  
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珪為端明殿學士權  
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  
錮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珪悉奏行之  
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  
疏言修治巡幸沿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  
儉約前冬幸淮南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

聞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  
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  
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  
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珪奉太后退保處州監察  
御史張延壽論珪罪珪亦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  
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秘書少監貶衡  
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  
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



州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

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歷爲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偽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



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  
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  
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  
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授子山縱  
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斬壽  
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  
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  
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  
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  
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群盜攻蹂無全城

受陞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  
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  
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  
宣撫使分廬州潰兵王全真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  
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  
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為廣西經  
略以知邕州俞德有賊為運副呂源所獲事連舜陟  
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邕賊劾  
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訖朝  
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秦遣大理寺官京梅壽仰之



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彘廣有恩愛却人聞  
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許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與  
究實元與言彘受金盜馬事彘曉賊言得人心雖  
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擢曰彘從官又罪不至死勅  
官不可不懲遂送幽而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肅孫宣和間進士  
英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  
事中從肅王樞出質韓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  
南京城陷和昌為請金人歸馮濬等晦因得還貞  
為給事中高宗即言者論晦雖徒金艱苦而封駁

之職不可以賞功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  
將召為中書舍人待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高帝  
曰頃在金營見直慷慨士人細行且足為終身累邪  
不果召知明州移夔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皇  
入寇晦用教授孫卬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賊大戰  
晦欲斬卬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如在城  
中單騎往說皇皇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  
要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尋復徵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南唐月  
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



空撫使過行在面言著帥之兵可用今沿江一餘  
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郡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  
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度兵  
守隘復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  
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縶  
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積  
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  
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  
口便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  
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

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是  
膽志如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世忠不為世忠  
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  
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不路鈴  
轄羈縻之後適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為寇是晦撰者  
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自喻以威信皆請降晦獨  
置之特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  
貢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徵釐關有學士召走  
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瘞氣  
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石甚故累致人言



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二十歲能屬文試入學者  
司舉舉八行一正曰行者立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為  
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昉薦為詳定一司勅令所  
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  
為不患其難程人不少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  
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  
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發  
身知政不墮除秘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  
入變欲得者一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

曰是宜於自啓號乃張九成也眾皆厭服遷監察御史  
其下謂謂天下之治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  
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  
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盜未  
除積網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請究然未聞有所施  
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夫人心夫  
所謂夫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將惡之不公  
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  
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為法吏並緣為奸  
一止曰法令只在吏循得無文則一切弊宜省記所



欲與則陳與... 陳奪例與奪在其分類... 可  
房言哉請以省... 說之文列定... 頒行... 吏用法  
受財之... 弊... 之... 年而書成... 秦增請置... 局... 止  
言官王內修政事... 修其外... 之... 而已... 之所... 特  
... 獄訟官吏... 降土... 未見... 營... 也  
又謂人才... 選用... 太... 任者... 或不由... 銓... 朝士入而不  
出... 官雖有異能... 不見... 召用... 非軍事... 而起... 復... 皆... 門  
塞之... 故請... 選... 近... 臣... 曉... 財利者... 似... 劉... 安... 法... 瀕... 江... 置... 司  
以制國用... 鄉... 村... 置... 義... 倉... 以備... 水... 旱... 增... 三... 監... 司... 之... 選... 後  
多採用其言... 遷... 起... 小... 即... 奏... 事... 帝... 而... 語... 朕... 親... 擢... 立... 錄

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悅  
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  
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部祠即知袁州改浙東  
路提點刑獄為祕書少監復除起居即擢中書舍人  
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即一止奏將以上書助  
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  
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違者嘗事張邦昌  
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偽廷今付以郡無  
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  
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

嘉靖丁巳年... 監生趙祖編刊



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濟寡

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議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子巒整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大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叅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



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  
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為發運  
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竇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為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  
功直龍圖閣進祕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  
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  
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  
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  
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  
都督諸軍以為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  
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慷  
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  
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  
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皆其顯顯  
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寧止與  
一止岑皆群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  
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胡文脩字已楸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  
秦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  
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



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  
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  
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  
不致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  
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  
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  
藩籬之衛湖廣帶吾為日群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  
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  
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  
無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

財裕國疆兵禦戎之要又交脩疏言吾人謂饒有麥飯  
亦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  
日與死迫然後忍以甘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  
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憲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  
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擣落亦  
為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  
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秬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雜牛  
豕豕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及其  
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肯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  
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臣



者翟與連西路董平據荆楚付伍其人志氣為兵不  
數年積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為賊以中興二  
百部地欲逼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與連之所為乎世  
以為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群盜得  
在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  
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遣周杞守常州坐  
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始祀佚罰  
之故乃以祀屬吏把疑為交修所譏上書告其罪遣  
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修無所結然群從多抵  
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為給事中

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  
書汀州密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劉強驗  
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員當殺無辜罪江東  
留獄追遠者尚六百人文修言君待六百入俱至則  
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  
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露交修力陳  
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入皆附  
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  
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反之費無益鑄之費一夫按  
終日作十數萬真贗書不辨舊之不疑



環產以爲貴者損禍及無享歲月之後公之義盡歸  
藏之之家尚賈不行市井蕭條民及悔悟恐無及矣  
特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  
論吾無以爲驗其實虛信之以舉言豈不誤國哉帝  
覽之矍然翌日出旨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謬  
謬也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  
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  
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自重文聚關外以  
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  
秋冬涸而多膠詔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

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  
斃三四至是交脩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  
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  
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若水運可  
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玠行  
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爲  
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  
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  
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



翰林學士無侍講時河南新復交脩奏京西陝右取  
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  
為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  
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  
計領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  
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後祖宿從父  
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杯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  
自交修始交修哀次為書號曰世絲綸集以修一門  
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  
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

慕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德祖及父皆中明  
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書人墓銘父見大  
驚曰吾家積善之報豈在茲乎及入太學諸生溺於  
王氏新說少能詞賦者徵宗幸太學崇禮出一表祭  
酒與同列大稱其二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蒲縣主  
簿為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  
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談政事堂為制誥  
三篇不淹數而就辭歸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  
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自駕如  
平江有旨忽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嘗行詞華帝



所以衰恤遺直之意有曰憂心不與者氣至六三期  
寤意引裾嘗犯於雷寔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  
群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亡志氣之猶在  
委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  
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兼直學士院以徵歎  
閣直學士汪藻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  
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  
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為吏部侍郎  
無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自前代及  
本朝事無治體者一一事進人皆禮言祖宗以來盡

用儒臣以奉諫讀君令從官一列取其所聞既其傳  
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二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  
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  
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  
士夫慰安遠入之心時兵革後省曹道書殘毀教書蓋  
崇禮再執益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持議審更不  
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列宗禮所定明志書  
為令後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獎分召至都  
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議傳命人前又奏  
川陝益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一二歲成不



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之端自捷故必圖之非特樂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廢與又奉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親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其美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極然效功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各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遺墨履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撰惟忠邢煥以節度歸以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

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鳳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將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皆可擬以為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進善侍讀黃中勸修禮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文之後典範一宗禮美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足成書宋本出世亦多所附會乞將宋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神宗實錄京提舉編修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復據舊錄修定故乞訪求故臣之家六事並參照又奏知湖州江寧編元祐墨本參照修定已酉二十年事乞下議以已



成文字之本所並從之先是漢本諸說其意備示及  
修其禮禮取西里之管進有大宗學則史之名於屏  
風故事曰連十里之對得一良守則十里之民安環  
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安民之吏咸得  
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功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  
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車入輪於凡五  
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  
代言之體以實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享全人  
入侵揚楚震樓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宗禮以近臣  
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

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  
錢帛以犒王師簡舟楫以拓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  
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  
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副議大夫宗禮妙齡秀發  
聰敏絕人不為崖岸斬絕之行屢命寡欲獨覃心辭  
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接長歌慷慨論風生亦一時  
之英也中年領剡場屋曉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  
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懼強禦素捨罷政  
崇禮草詞顯著其志無所隱情深誠之及再相矯詔  
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橐自奉帝前納之且將修怨  
宋史三百二十八



會宗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上  
大夫亦無敢為其在保獲鑄官印其文以為氣格渾  
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空明白洞楚雖武夫遠人曉  
然知上意所在云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禍羅後帝于庶職如衛膚敏  
以下七人者其論議皆改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  
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  
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史三百七十九

關機同同上桂國錄軍國事司書丞相樞密國各領總管熟熟等奉

審

章誼 韓官曹 陳公輔 張翥

胡松年 曹勛 李直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

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

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

聲勢會一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

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為變帝御樓臺臣百執事成



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  
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  
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而嘉  
之曰定竄希孟去陽軍誼遷二秩權倉部員外郎奉  
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為駕  
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  
普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大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  
樂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諱守禦無難乃中國招禍之  
首乞寔免死罪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  
置六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六人為陣脚

次為戰船小為傳令皆可為戰守之備詔准兩三官  
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  
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此者駐蹕揚州有兵  
數十萬可以一戰乍倏不明金人奄至沿江而東此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饒將勇  
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  
溥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  
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  
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  
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



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諸  
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  
盜竭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  
保用循良廉潔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息以未得所  
衝禦復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業賦心計之臣凡此  
四者在人不任法則政殆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  
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  
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  
為簡嚴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復則  
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二宗吳祐二年

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  
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示  
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  
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群祀臣等謂  
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  
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  
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  
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  
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旨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  
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



矣改刑部侍郎兼詳定司敕令誼奏比脩紹興敕  
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  
於舊貫今在有司為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  
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  
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  
各據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  
為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  
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  
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  
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待

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本  
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為一衛合取萬  
人分為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  
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  
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參政  
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  
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  
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  
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  
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



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汴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俾討論發運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

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轉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躡建康復為部尚書誼奏營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



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已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毋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毋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駟駒駟驪駟馳駟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為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



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  
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埃戢戍兵  
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  
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  
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  
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古證今切於  
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  
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  
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戶部  
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

窠名則此項遂止願詔漕司梧州縣出納可罷

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漕司領諸州司部總諸路

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員請者

衆如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

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與其大者在民常賦之外迫

以軍期吏緣為姦錄取百端復為寇所迫逐田桑失

時完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

郡邑招集流散官督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食百籍

書之以課農最在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凶災納又

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



等禮儀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是因爲吏部官重  
賞俸各皆記爲爲然日以次行之無文之弊如章  
亡補官得占射差遺而在部常調人守待不嚴在  
且有短使重難自謂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  
候經任收使家無不均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  
不行三年拜楊明敏厚于同僉書樞密院事元通問  
使以胡公年副之肖肖慎然受命時全官結罕專執  
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難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肖入  
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  
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恥今臣

等行或幸年一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  
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思文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  
當受命即行勿以武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則奈國夫  
人肖肖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  
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  
來肖肖先此遣人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  
職知溫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官五年紹興間前是執戰  
守方略官言言言女直等軍皆畏西兵勁銳喜戰今  
三師所統多西兵兵分縱有捷奏重登大振意意  
務文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



不若擇文武巨僚接行計度屯紮阻之地也夫積糧  
則形勢相接江淮東西路命官撫南賊將屯置同乃  
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勇亦乃為難  
以責其同志營一將於江北使者確可回又言諸  
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讎疾若放並遣准文宜先  
命統帥分以權統自成一軍魏令既一則諸將曷敢  
不聽命敵句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  
流亡必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正東西荒口至多者招  
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想必將接踵而至又奏  
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恐江大將自分地而屯軍上舊

為農者十之五上擇其非甚精敏者使之力耕農  
則試所習之技藝悉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糞江  
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頓遷之人分給之期為營屯止  
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  
尋除命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官冒為報謝使  
獲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官冒論難三四反遂  
語塞既至全遣入就館議事官冒由問隨答報皆登  
聽其還給糧車及頭通軍故自官冒始除資政殿學  
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有官冒寓居子越幾十年  
其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



年七十六謚元禮守相作書錦堂治作榮歸堂皆  
曾又作榮事堂三堂守鄉郡人以為榮

陳公輔字國佐自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  
平江府教授參劾方燮傳當官者及事之公輔絕不  
與交劾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劾不悅諷  
權要移公輔赴刑案覆覆應天府以尹除秘書郎靖  
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各京主辦用事二十  
餘年臺諫官緣以進唐重節驍為大率李邦彥引用  
謝克家孫覿為臺諫惟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庸  
之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

大臣之過願擇入臣中朴於統直能安貧守節不附  
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  
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  
公輔奏陛下初臨萬幾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  
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裨務一心以安國家繼宗  
凌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  
迎奉欽宗嘉之擢為右司諫蓋夏亭景靈宮等處幸陽  
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茶京父子  
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建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  
必有庇之者詔議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又奏未劾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已勿許  
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唱  
士庶服闋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  
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接太原乃為大臣而陷必敗事  
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  
度馮辯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  
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  
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惟揚初李綱得政公輔  
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討觀紹興六年  
召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

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  
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  
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  
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  
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楊雄不能死又仕  
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  
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



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掎角之形徽宗計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

黃羣臣未可也言服明堂未嘗以徽宗配宜罷臨軒

策士又乞權罷諸選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

集美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廣州升徽猷閣

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于世公輔論事剴切去惡

如備惟不右程頤之學主論惜之

張魯字泰直福州人舉進士為小官不與世美相時

蔡京嘗國老善訓子弟者嘗道到部京族子應之以

譽為魯直世三辭不獲遂即歸京亦未暇與之舊魯直

魯直為魯直世三辭不獲遂即歸京亦未暇與之舊魯直

魯直為魯直世三辭不獲遂即歸京亦未暇與之舊魯直

魯直為魯直世三辭不獲遂即歸京亦未暇與之舊魯直



嘉靖丁巳年  
葉徹擁衆寇南劔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  
力戰鬻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  
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  
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  
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  
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知士安懼無功即函  
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  
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  
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讎編素素於是士安與  
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  
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  
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廷召時嘗後守南  
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為陷建州

嘉靖丁巳年  
葉徹擁衆寇南劔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  
力戰鬻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  
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  
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  
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  
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知士安懼無功即函  
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  
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  
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讎編素素於是士安與  
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



幕僚不能計其直覺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  
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  
萬緡覺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  
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  
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  
平餘寇進秘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  
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  
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備其狀貌改校書  
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

大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通鑑中書舍人時方有  
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遼國未開言其不勝言者時相  
意提舉太常禮建炎間密奏中西利害名赴行在出  
知平江府未入寇會吳興解印劍所以興利除害十七  
事揭于都市自提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  
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  
不攻敵救之所短召為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  
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  
格追復魏文廢學三十九年繳奏八曰靖康之禍何負  
取寒謀宜為罪首去年素槍選朝刀種美抗義言正



遂被褒贈已大弗士論今格子身自陳其交不獲伸  
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  
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為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  
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在上  
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  
必有可為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  
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  
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  
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為韓肖曹副充  
大金本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

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曹不答松年曰  
聖主萬壽豫曰聖意向在松年曰王上之意必復故  
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  
專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使劉豫意向若還  
置不問其情臣則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  
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發歸之  
民心三曰震魯疆敵使不致類江浙四曰率劉豫  
不暇言事使降始明敵學士急書福密院事之自奏八  
事立規畫一兵中興之基振紀綱以重朝廷之勢馭  
將帥使各盡忠奉使不勒放之奉之相與與盟言之







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况俸廩主上所以  
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  
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  
識率以疑忌置之死也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  
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閣門宣贊舍人  
為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  
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靖康初為閣  
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  
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

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挾父母并持帝賢  
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  
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  
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  
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  
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  
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  
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為請改  
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  
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



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  
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為  
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  
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  
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  
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  
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  
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為稱謝使時金主  
亮已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  
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

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  
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  
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  
誣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  
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  
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  
遷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  
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  
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



而已承制授承直即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  
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  
知遇言無不盡為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  
為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  
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  
以撫摩為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為朝奉  
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  
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  
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  
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

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  
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誣以戶部尚書居邇列  
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植始入見  
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  
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  
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叅政錢  
端禮薦差知瓊州陞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  
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  
心為事民俗為變轉朝請大夫直秘閣改知鎮江府  
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



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畧授直敷文閣京西  
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  
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  
知建康宣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  
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  
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  
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  
勸皆直指事宜不為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  
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書大夫寶文閣學士  
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七閩獄下劉錡家湘潭相  
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  
恨年七十有六卒右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  
銓為之序謚忠襄年五十八改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  
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辰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嘗嘗賢妃  
聞成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  
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問公裔論之乃解次磁  
州軍民咸奉使王雲隨王車入州解公裔復諭使之  
三之將南也與公裔謀問道濟師夜起邊明丞相礮  
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蔡邦昌言人同三



身幸淵奉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偽有璽者以請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立憲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雪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誨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幸維陽公裔以去潛善以為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遷至廣州觀

察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給事潘邱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燕寧宮必召公裔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借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銜之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任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知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知故以有並耳分華客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客軍復為李汝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為忠義堂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蓋



恭宗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去夏公嘗得身稍  
謹不植勢一言思又敢與昔者善者相與斯亦足取  
云

論曰章誼有是時之節有冒席之祖二人多所  
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効  
蔡京王黼之黨論具數李綱之際是矣然既辨安石  
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璠斥蔡京之禍  
薦揚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為  
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  
勳崎嶇兵間尚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  
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然也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  
蚤著忠盡為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為異閉門  
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八







歸神官於... 難焉帝嘉... 論士大夫心術... 由中而首尾... 之失懷險... 者為行己之... 術毋或異... 湖州有司... 莫大於得... 怨容乞務... 務從間約... 不得過為... 驛使鑄... 莫大於... 加勤動... 道路... 已推

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既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檜飛將王貴上變書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錘之錘五飛至殿詔其反狀飛祖而示之背背有舊涅蓋報國四字字深八層飛既而問實俱無驗鑄錘其竟曰之檜不悅曰... 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哉... 幸心北... 長... 會... 改... 命... 飛... 中



子雲斬於市... 言先而梓宮... 祈請乃以... 使鑄曰元... 既返命... 嶺表帝不... 安在昔用... 提舉萬壽... 事秘而不... 政殿學士... 年六十五... 辨岳飛之... 兩論如趙... 言議者以... 請之力而... 和難自己... 以及我師... 陰謀以鑄... 讀諫諸也... 改謚恭敏

子雲斬於市... 言先而梓宮... 祈請乃以... 使鑄曰元... 既返命... 嶺表帝不... 安在昔用... 提舉萬壽... 事秘而不... 政殿學士... 年六十五... 辨岳飛之... 兩論如趙... 言議者以... 請之力而... 和難自己... 以及我師... 陰謀以鑄... 讀諫諸也... 改謚恭敏



王公諸將皆慶會濟南人聚焚之業皆燬其焚燒者入  
大軍者皆賞其焚燒者皆借登讀之禮部別置武第  
一長恩州司理參軍歷其州教授薛雍傳士出矣道  
州燕雲之役取之夫錢不及期輒以之與論以公勇  
一取屬邑一籍視民產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  
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爲友孔房  
舟曾成更據長沙帥機漕司預爲糧易二十萬以備  
調發次翁即以具報更愕駭次翁曰兵未必先擾  
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  
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三州之祠歸寓于葵

呂頤浩帥長沙時爲參謀官頃之方乞致仕秦檜召  
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船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  
再相次翁貧困至山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  
爲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  
人劉光世除丞相奏以文資陞次翁次翁執奏繼遷除  
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關帥字號次翁以閏帝以次  
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湖善改御史中丞請道兼不  
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河爲泉州地檢而湖文官檜使  
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是之尊漸不可  
長帝命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爲宣撫司副使



言并轉次翁言閣門徑自書旨不由三省并轉次翁  
寔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就通公請  
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  
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不  
先世因言議有隙後於錡由措置有弊竊悉歸一  
孤堂光世軍處窮獨後與世忠不肯急投願遣使切  
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  
人敗盟入侵次翁為宰相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  
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  
而排斥忠黨故召親故紛紛非思月不能定於國事

初無補願陛下以為至刑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  
神使之先是權兄與其內兄王賡皆以恩幸得相  
始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言二部  
之有密量皆無功君父過累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  
罷去奏紹興則後累降岳權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  
數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用乃  
次翁又言之次題置手法日言特進乃空相階官  
鼎雖請降而階官如故是示世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論  
名典化軍之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重降  
次翁又移書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罪重罰重



元類已編以漢法當以不道之謀責以春秋當以謀  
意之罰雖垂心與善無朝奉大天視中大天品秩不  
相適渣州以典化尤為善也以此示罰人將玩刑毒  
務州州安晉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崇試三  
司察望槍與次翁子廷預選者數人三論大駭命人  
敗于和泉帝曰將帥成不戰劫敵之功乃輔弼奇謀  
指縱之力除一子職名槍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  
未至槍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使置酒湖上欲出  
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  
如此後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岳密用罷兵

次翁歸詰其子伯序曰吾與岳不相謀之久矣大后  
曰次翁為奉迎岳從禮儀使初大后賞金三千金岳  
以過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槍命曰  
擇槍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殆  
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喚京金與之入后歸泣  
曰次翁之臣不顧國家也言萬一有變則我  
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宗議之次翁先白槍  
狀答以未嘗實命故不復重槍士言力為  
岳謝使以拜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為冊  
以次翁之槍論次翁辭位遂以查政致學







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  
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未補太學錄一帝北遷金人聞愿  
素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  
池州元帥府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  
恩授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  
判官奏指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  
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去宗指觀復除秘書  
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擢既專政召為秘  
書丞未幾拜世修御書長官愿自漢當先歷郎官

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  
脩玉牒時以命原愿言玉牒當以戰靖康事為始  
以奏建議本末書之十二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  
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昂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  
傳旨軍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  
使十四年為御史中丞喻月升端明殿學士兼書樞  
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  
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  
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誚已訖于檜諷御史李文會劾  
之高閑侍經進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曰又問檜檜曰



九成以唱異惑衆為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  
意終不為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閱  
薰之以語愿愿又咤文會攻闕去藤州守臣言遷客  
三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  
願除子弟賓客徃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帛  
藉請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規檜意稍厭即數其害  
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  
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  
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  
康之亂中興之始皆由一相之失公肆濟排帝曰卿不

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  
間所差檜為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曠時士皆棄  
檜從之以數後福德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  
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善處  
今陛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二年起知宣州  
至謀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  
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為三災調斬水令過之醉中  
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頌歲所通書其間頗及  
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  
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盡司大合樂守卒皆忘炎即



言漢得客所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

府三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准寧府司儀曹

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連康炤謂今日之計當

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壽

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新圖恢復力未可收保

淮則則曰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

臨安權右司郎中時銓曹員多闕少自存或以

下多添差炤言先武備省吏員今縱未能指其兩素

有不可置止所亡無平紹興二年卒

言者論去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

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

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

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

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

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

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

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

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

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



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為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肆赦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太受皆以節義革為范瓊所害敢大受為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

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偽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虚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為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胡世將傳炤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  
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書樞  
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  
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  
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  
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  
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  
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秘

書省校書郎祿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  
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  
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  
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  
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  
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  
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  
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  
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



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  
為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  
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  
覺至再至三遂以為陛下踈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  
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  
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問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  
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  
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  
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  
以為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

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蓋不擇人為臺諫使盡  
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拜如淵為司如淵  
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為之則易矣蓋端而發之  
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  
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  
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三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  
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  
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為獻又言正吏  
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  
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為相盡舉紀綱乃竊賢相



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責  
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  
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  
三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  
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為陛下別白之於是出  
庾之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全國遣二使來議  
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洵  
洵女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乎  
臺吏問朝廷有六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  
有遂赴都堂與宰相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為然帝親

筆召女淵李誼入對明日即宰執就館見金使李其  
書納入人情殆安九年奏曰還曾開苑同而罷苑庭  
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實心實出  
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之合而其迹然近者  
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  
時為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  
數匹天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後卒不行忽一  
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得  
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  
有時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之報國之忠臣親



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意又奏曰臣  
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為然其後秦檜在  
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臣三為檜  
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想其真  
問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  
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  
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從如淵待  
其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  
與廷臣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權中司而將  
及庭臣緣此皆被斥張壽是數後上疏專以三人為

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一人至言與庭臣俱罷其後檜  
擬如淵知通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善已兩奉祠  
卒年六十二如淵死後張浚薦召而終乃置其柩  
於舟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伯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  
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  
用下一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  
內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  
治人嚴憚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襄



不悅其意與綱同圖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立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三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為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棧軍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監事改湖南運判楊公據洞庭寇鼎州王欒又不能平重入弼飛計之公陸耕水戰樓船十餘支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出六舟弼曰是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日彼之兩長可避而不可闕也今之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向戰逐逐然江路崇其上疏

使彼之長坐一廢而精騎直搏其壘則破壞在日前矣飛曰善燕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特遣瑾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給廣西常平米六萬解鄂州米二十萬解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遂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尋不意弼往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由街聲義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道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發疾部由河河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天討方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宣妻誓公而等聞是



漢書曰天討也護將以表憲憲待信曰相公履心惟  
恭謹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盡知制南越源劇盜  
百後既安復謀叛吳黑利殺方後高不能制乃以  
妻弼許弼後以靖州後言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  
吳俊至則漸以徇遂秘闕循檣陝西轉運使以左司  
郎官召知慶州後黃州時福州六盜有弼管天下伍  
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於轉運李貴為賊所獲民  
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交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  
各千人為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  
升弼集英殿直學與將兩島弼至郡清臣以游手易

聚難散恐為他日患聞之 朝事下弼議弼謂等守章

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 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

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為副 弼敏為巡檢選一壯千人

號奇兵日給糗糧實以戒 弼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

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 而弼平蜀知廣州權敷文閣

待制卒年六十三初奏檜居 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

北除盜歸功于方俟高檜誣 岳飛下吏高以中司稱

徵飛父子及憲皆死朱市 空若虛亦坐嘗為飛議

奪職惟弼得免且為檜用 屢更事在通籍從官也

此人之



羅汝楫字音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  
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奉命宣犯公罪勿  
更轉言以終惠臣之口曰凋耗宜少寬養之之意  
察御史未喻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  
章論去飛罷之楫嘗言李若虛嘗謂此議曹主帥  
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欲具寺官聚斂咸謂死有  
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為非欲從  
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  
汝楫劾其無忌憚書片且令庶從居劄子羽知鎮江  
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閉殿為備檜怒風汝楫論

罷之時撫州有兩便四擊亦獄訟論輕罪者死汝楫誦  
其寃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  
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  
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守守  
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遷居即兼侍講  
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  
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  
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寔以不明近世得  
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  
大夫有南維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



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為臺官中外悚懼多  
東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宣重黨為戒議  
遂寔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待御史不並置乃更待  
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  
閣學二知歲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  
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顯顯頡頏頡頏皆有文顯字端  
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上尚雅精鍊朱熹特稱重  
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一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  
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如姓祠之甫拜  
遽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祥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  
謀學嘗奉父命董書長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  
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冠升太學時有號  
三賢者推振為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  
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  
不合會日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  
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  
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為  
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  
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



守以職去振獨為辨行守愧謝之調發州兵曹無功  
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抗之曰公至朝  
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為  
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徧獵發卒揚言欲叛  
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入日  
習武以備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  
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  
往壘卒皆羅拜呼曰某等願兵曹理之振使之  
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  
可急釋械當為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

事悉與謀當日議於中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  
數月城壘屹然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  
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發  
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  
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之  
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  
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  
浙西刑獄尋召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  
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  
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



心論蓋自為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  
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  
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  
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未便豈不知朕有  
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  
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為心聖孝愈矣帝歎其忠將  
行白禮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  
不生禮不悅振至州禮欲取羨餘振遺檄書謂財用  
在天下無血氣之在一身移左心實右見病美檄屬  
以私事又不克書從以親老乞河提舉去平觀後知

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揚燿在獄供  
涉請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燿將上書責李光伯奏  
檄議和時振為侍御史燿見檄道言意振然其言及  
振知台州而燿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遂每  
善燿燿燿燿燿又移書於檄從子泰昌時俾同庶之  
屬交密語振曰燿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  
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嘗曰請之豈可中駁  
遂因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  
成都府及無置制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  
對稱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屬司燿燿燿燿燿



在若克即先旨稱謂... 爲國之... 之語... 實譽復... 總計... 以善得... 師院... 西... 織... 其民... 益... 報... 檢... 死... 語... 得... 蜀... 王... 成... 德... 至... 切... 以... 究... 隨... 或... 國... 其... 故... 張... 曰... 承... 縱... 弛... 革... 之... 層... 嚴... 人... 變... 可... 勤... 非... 寬... 則... 民... 力... 卒... 矣... 帝... 嘉... 報... 治... 行... 謂... 坐... 自... 沈... 該... 湯... 思... 退... 曰... 四... 川... 善... 政... 前... 有... 胡... 世... 持... 今... 有... 蕭... 振... 造... 致... 四... 等... 加... 敷... 文... 閣... 學... 主... 李... 于... 成... 都... 府... 治... 年... 七... 十... 二... 振... 兩... 爲... 蜀... 守... 威... 行... 惠... 守... 死... 之... 日... 民... 無... 老... 稚... 相... 與... 聚... 哭... 於... 道... 遺... 表... 至... 帝... 悼... 惜... 之... 賜... 銀... 五... 百... 兩... 絹... 五... 百... 匹... 贈... 四... 官... 振... 造... 致... 善... 類... 端... 人... 正... 士... 多... 所...

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為名臣振居瀕江自父  
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  
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六有文集二十  
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  
以饜富貴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  
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  
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金而通問  
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